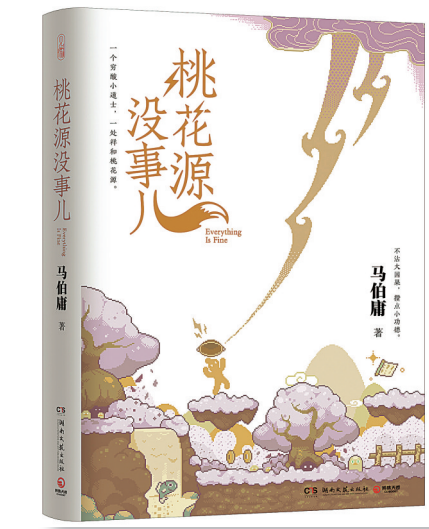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当不少人高呼“逃离职场内卷”时，被发配到桃花源的小道士玄穹甚至连“躺平”的资格都被天雷剥夺了，只要有月俸之外的横财，必有天雷劈下。穷！且是注定的！一辈子！

这位被“穷命”锁死在桃花源的俗务道人，就像被困在算法里的普通人，一辈子发财无望。每月俸禄二两三钱，白天忙着解决妖怪们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夜里还要处理琐碎的道门文书。偏偏他还赶上桃花源的一场大危机，自己成了最适合的“背锅侠”。步步关卡，种种麻烦，这个穷酸小道士该何去何从，才能破解这人生的困局？

阅有所得

沉潜的力量与别样的光芒

——陈仲伯诗词文赋探微

聂茂 唐尹露艳

陈仲伯的诗词文赋，大都根植于深厚的湖湘根脉与文学底蕴，遵循古典美学法则，兼及不拘一格的艺术视角与丰韵的情感表达，将细腻的景物描叙融入现代性的历史记忆。

他创作有两个原则：“一是一定要感受至深才下笔，无病呻吟我做不来。二是命词遣意中肯定有让我心动的那样一点激灵、一个景意、一帧表达或一片碎花。”陈仲伯以真挚的笔触和丰沛的感悟来表现他对现实的关注、对人性的洞察以及对湖湘文化的承继与开新，努力为之喧嚣的生活带来一种沉潜的力量，为当代文坛呈现一抹别样的光芒。

情涌辞间见风骨

《诗品》将“诗之至”的品格定义为“干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采”。在陈仲伯的诗作中，不难看到作者对诗歌风骨与文采笔力追寻的痕迹。

《“独幽”赋》全文726字，以楚辞体玉成，排比对仗工整，极富韵律美，遣词造句大量选用古典语汇，有着致敬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等经典的深意，彰显“琴以载道”之思乡，将传世乐器升华至哲学义理，体现出中国文人一脉相承之崇高精神志向。此赋忆出农创琴至屈原行吟，咏潇湘风华及衡岳天光，贯通湖湘地域盛景与独特文化意象，并以唐琴“独幽”串联湖湘文脉与文人情操，勾勒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之风骨。

赋中“太和法物兮，船山玉藏”一句，“玉藏”一语双关，指代船山先生珍藏“独幽”古琴之史实，又以“玉”喻“德”，赞颂船山先生“砥节砺行，如琢如磨”的士大夫品格，亦表达诗人对德行崇高之人的向往与敬仰。在小说《王船山》中，更多的是将此琴转化为对友人高洁风骨精神的纪念与传承。书中“独幽”原属至交夏汝弼，友人逝世后船山先生接过“独幽”，并承诺“必善待之，巧用之”，此琴既承载了无比珍贵的友情又丰厚了坚守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感。

《“独幽”赋》以古琴“独幽”为载体，展现湖湘文化的波澜壮阔。小说《王船山》则以“独幽”与“行人服”定格王夫之离世场景，传世唐琴化作灵媒，辞约而旨丰，情显而思深，既连续着“以文存道”的士人担当，又缭绕着中华道统与文明的世代接续。

墨海情澜彰志趣

陆机于《文赋》云“伫中区以玄览，颐情志于典坟”，强调作者要立足现实以深察万物之

编者按

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正在热播，这部以小小荔枝为引的古装剧，通过小人物李善德的故事，将大唐风云与现代职场和生活巧妙勾连。近日，继《长安的荔枝》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之后，马伯庸“见微”系列小说最新力作《桃花源没事儿》上市，该书讲述了一个天生穷命的小道士玄穹在桃花源打工的日常。这个新故事在马伯庸心中酝酿了12年，他希望职场中的你在成熟与疲惫之外，不忘青春的飞扬与热血。

马伯庸有新故事

晨羽

近日，备受瞩目的马伯庸新作《桃花源没事儿》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共同出版上市。

一个穷酸小道士，一处祥和桃花源

“贫道号玄穹，玄门之玄，苍穹之穹，箬职是武陵县桃花源的俗务道人。你别岔开话题，路引在哪里？”玄穹初到桃花源，就路遇“违规迷人”的青丘狐族婴宁，虽然被她用金元宝引天雷劈得浑身酥麻，但醒来后道门那套工作流程还是像印刻在脑中一样。

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中记载：“南阳刘子骥，高尚士也，闻之，欣然规往。未果，寻病终。后遂无问津者。”在《桃花源没事儿》中，玄穹因为多管了闲事，被派到偏远的桃花源做俗务道人，但“遇财呈劫”的命格让他与偏财无缘，甚至用随身法器桃木剑给私人做法事都会遭受天雷劫，只能寄望于勤恳工作快些升迁涨薪。

“俗务道人在道门是最累最苦的，每日干的都是化解纷争、排忧解难、教化训诫之类的活，琐碎得要死。每个月道禄也只得二两银子，勉强糊口而已。”少了点，但好歹是正经收入，不至于触发天雷。

玄穹的荒诞命格，被不少读者认为是对职场人的极致隐喻。就像玄穹所说，只要“除去偏心的师父、嫉妒妒能的师兄弟、总被克扣的斋饭和永远背不完的道藏”，每一份工作其实都“挺好的”。

内心干净的人，世界都是净土。

以妖喻人，以幻写实，讲成长的故事

故事中玄穹的“遇财呈劫”命格、西海三太子敖休用自暴自弃对抗父权、蜘蛛精朱侠的自残式“孝道”、明净观主云洞真人用“无为”掩饰丧徒之痛……似乎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执念。所想所念是“本因”，所言所行是“未果”。如果自己拿捏不了本因，就会被他人所利用。所谓成长就是驾驭自己的执念，破除妄念，回归本真。

天生富贵的狐妖婴宁，虽只修炼了一百二十余年，但天生九尾，乃狐族最强，家里担心她无法驾驭自己的法力，故用金锁暂且封住。“青丘狐族，每一只狐狸都有自己的心结，化解了才算真正成熟。”在她化解心魔之前，金锁对他人来说是一道安全防线。

婴宁的成长就是一个逐渐了解和驾驭自己力量的过程，正如不少年轻人面临的精神桎梏——被原生家庭、社会期待、自我怀疑层层束缚，唯有直面心结方能破局。

作者在作品中以妖喻人，以幻写实，将成长这个带着阵痛的话题变成一个颇有寓意味的有趣故事，用更潜移默化方式直抵人心。

十余年沉淀，市井烟火炼成“人生年轮”

马伯庸在本书后记中感慨：“若单纯以动笔时间和停笔时间来衡量的话，这本书是我

写得最长的一本，没有之一。”这个故事萌生于2013年，那时候作者还处在白天上班，晚上写稿，顺便给新生儿换尿布的状态。而灵感来自遛弯时在小区门口遇到的片儿警老刘。

老刘给马伯庸讲了一个段子：“附近有个小饭馆，消防通道总是堆放杂物，怎么教育都屡教不改。后来有个道长路过，说你这风水不对，挡住了财运，老板连夜就给清干净了。”讲完逗得他哈哈大笑，他想如果有个道士管理居民区应该也挺有趣的。

这个想法从此在他心里生了根，直到偶然间看到了汪曾祺改写的《聊斋志异》和古龙的《七杀手》，故事终于慢慢长出了枝丫。不当一个紧迫的任务，纯粹作为一项休闲游戏，一晃十几年，断断续续，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竟然在2024年诞生了。

“因为它的创作时间实在太长了，以至于有意无意中，也保留了我这十多年来心境变化的痕迹……让它保持着这种斑驳的风貌，就当是留住了我的人生年轮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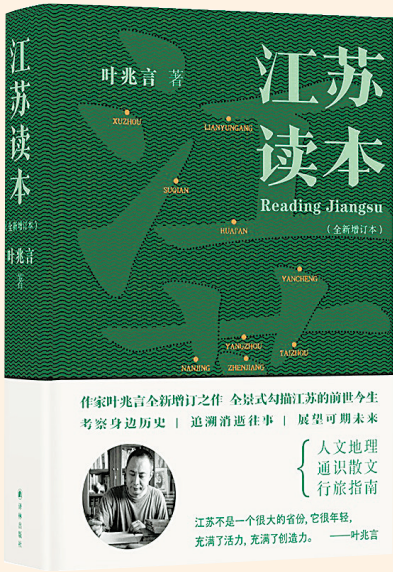
就像这本书的封面，虽然承载的是职场人的成熟与疲惫，但仍保留着那个沉迷动漫、热衷游戏的年轻小伙子的飞扬与热血。

《桃花源没事儿》是畅销书系“见微”历史短篇小说第三部作品，前面两部作品《长安的荔枝》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在豆瓣评分8.75，数百万读者热烈认证——堪称打工人嘴替文学天花板。

此次新作延续前两部的装帧方式，小开本双封设计，书名采用烫金工艺，兼顾阅读体验和收藏价值。

走马观书

“苏超”之外，读懂“散装江苏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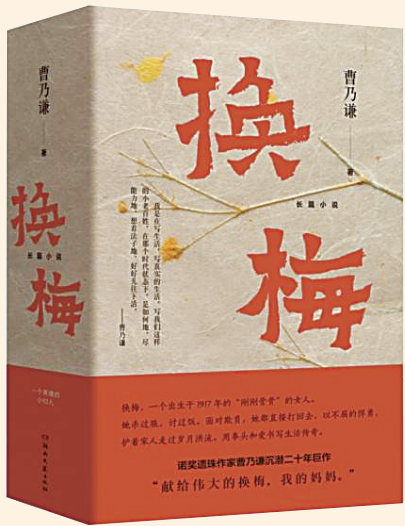
一场“苏超”，让“散装江苏”火遍全网。为何“散装江苏”如此之“散”，“苏大强”又如此之“强”？近日，作家叶兆言全新增订之作《江苏读本》由译林出版社出版，该书是一部江苏人文地理读本，亦是解读江苏的经典之作。

在作者丰富的叙述中，江苏十三个辖市的繁华背影、盛世气象和历史变迁尽收眼底。《江苏读本》以南京、苏州、扬州、徐州、无锡、常州、镇江、南通、盐城、连云港、淮安、泰州、宿迁十三座城市为叙述主线，不仅从地理疆域上交代了一个轮廓清晰的江苏，同时，文化、政治、经济与历史的交织，理性和情感的缠绕，又在这幅文化版图上将这些城市及其构筑的“江苏省”的文化全景勾描出来。

“素人”作家？写真实的生活

近日，作家曹乃谦的长篇自传体小说《换梅》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《换梅》是曹乃谦基于自身成长经历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。全书分为“行云”“流水”“明月”“清风”四辑，共108章，每章独立成篇。文中的换梅，是曹乃谦的养母。小说通过曹乃谦的视角，刻画了换梅这一复杂多维的女性形象，以及二人间那份超越血缘、难以言喻的深厚亲情。同时，作品借助孩童、少年、青年不同阶段的视角，缜密细致地记录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下平凡人物的真实生活。

曹乃谦是被外界普遍关注的“素人”作家，曾被诺奖评委马悦然誉为“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”，其作品以质朴语言承载深刻的人性洞察，展现中国乡土文学的独特魅力。



我写我书

编者按

2001年，许知远因为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一书，引发不少文艺青年的关注。20年后，作为知名视频节目“十三邀”的主创，他为更多人熟知。近日，许知远精选随笔集《伯克利的魔山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本书收录了许知远在35座城市游历的54个片段。

大约二十年前，我第一次前往巴黎。卢浮宫、巴黎圣母院、先贤祠，更不要说埃菲尔铁塔，都没激起我太多兴趣。反而在圣米歇尔的一条小巷，我欣喜地发现了一家叫加利福尼亚的英文书店，里面塞满了关于巴黎、欧洲的二手英文书，它们该是一拨接一拨的美国游客、暂居者们的遗留物。

我对于巴黎的印象，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人塑造的。是的，《流动的圣节》决定了一切，它的色彩、温度与醉人的青春感，巴黎代表着一个年轻作家探寻世界的渴望，以及伴随而来的自我发现。在这里，海明威遇到了乔伊斯，重新想象密歇根。在莎士比亚书店，琢磨自己的写作风格。

海明威这一代美国人，认定自己是文明的边缘人。只有前往巴黎、伦敦，才能逃离美国的粗俗、贫瘠。对于我这一代中国人，纽约、旧金山变成了更亲切的存在，巴黎、伦敦反显遥远。外省人的感觉顽强地从巴尔扎克、海明威传到我身上。我熟悉一个边缘者对于中心的那种渴望，它同时带来焦灼与动力，你对边缘者有着特别兴趣，他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渴望与挣扎。

忘记了是在加州书店，还是莎士比亚书店，我碰到这本《白色城市》，它是一个德语作家对于巴黎的描述。它由一组短文构成，短则1500字，长也不过4000字，主题有关巴黎，内容随心所欲，他在街头咖啡馆的随想，火车上一个读报者，冬日飘落的梧桐叶，与一个自我放逐者的偶遇，他正陷入付不出房租的沮丧，路过的漂亮女人，又赶走了他的忧虑……它们构成的巴黎形象，比起《流动的圣节》，更有一种动人气氛。作者约瑟夫·罗特（Joseph Roth），来自奥匈帝国边缘的一个犹太家庭，一生在潦倒与逃亡中度过，写过杰出的长篇小说，但 these 短文却带来更长久的名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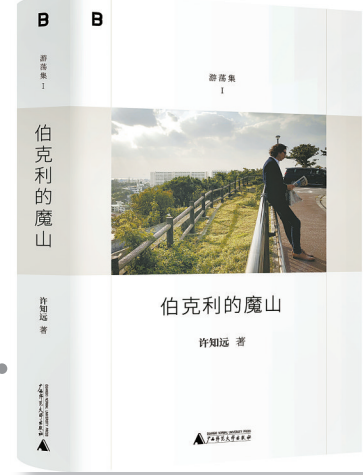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我知道这种短文有个专有名词 Feuilleton。该怎么确切地翻译它？小品文、专栏，或者干脆音译为阜利通。它源于19世纪初的法国，勃兴的报业需要短小、尖锐的文章，来填补不断扩充的版面，巴尔扎克的连载小说，或一个二流作家关于酒吧风情的短文，皆可进入此列。它也是对政治、外交、商业新闻的补充与消解。对于普通读者，它或是更重要的内容，比起那些重大事件，眼前的短暂放松，才是更迫切的需求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报业，将 Feuilleton 推到一个更富创造力的阶段，从茨威格、托马斯·曼再到年轻的本雅明，皆是作者。这形式似乎也正与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变动不居、充满新奇的气氛不吻合，它有关“对大小世界的诗意观察，日常经验的所有魅力，珍贵的漫步，奇妙的邂逅，心情、感怀的闲谈，评点及类似种种”。

是的，比起乔伊斯、托马斯·曼，甚至海明威，我更喜欢这种 Feuilleton 作家。长篇巨制固然惊人，散发着自成一个宇宙的魅力，它们却也充满压迫感，你必须一个头扎入主人公的命运，随他的心境起起落落。一本 Feuilleton 结局却不同，你可以从任何一页开始，漫不经心读上两行，啜一口啤酒，发发呆，想起远走的朋友或昔日恋人，再读下去。你不用担心错过什么，也不一定读完它。它放纵你的闲散，也在闲散中，新感受力可能意外到来。

我曾想成为这样一个作家。那时，我27岁，想去住最古老、豪华的饭店，与最聪明的头脑交流，和最有风情的女人约会，去躲过一次又一次的危险，这些邂逅将汇聚成一卷又一卷的 Feuilleton 集合。二十年过去了，我想问自己，为何这一切没能实现，下一个二十年，它可能实现吗？

《伯克利的魔山》是这个未遂之梦的新注解。它收录了过去几年中，我在世界各地蜻蜓点水式的记忆。除去约瑟夫·罗特，它还受到米沃什的少许影响。我深知自己永远企及不了这位波兰人的诗意与洞察，却借鉴了他的某种方法——以字母表组合自己的人生经验。

它也是以“游荡集”为名的系列作品的第一本。我暗暗期待，每两三年，能推出一本新记录。假以时日，它们也将构成一个妙趣横生、带着我的情绪印记的世界万花筒。



断片之诱惑

许知远